



援坦医疗队滨州的医生在贴好的春联前向家乡父老恭贺新春。

援坦医生在异国迎来新年

“这一天，让我们一起想家！”

2014年的春节，滨州市4名援助坦桑尼亚的医生在异国的木索马度过了马年春节。他们早已习惯了在芒果树下看书，习惯了与黑皮肤的病人互致问候，也习惯了两点以后吃午饭。可是打开视频看着万里外的妻儿父母，他们还是不适应这样的过年方式。

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



读者编辑:朱友训
年龄:41岁
职业:滨城区房管局工作人员

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新春时节，持续的瑞雪扫除了今冬的雾霾，新年的钟声仍在耳边回荡，亲朋的祝福仍然温暖着我们的心情，一年的辛苦、烦恼、悲欢都在这祝福中烟消云散。时光流逝，岁月如歌，又是一年。

在刚刚过去的新年里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有的远在万里以外的异国他乡，聆听着祖国的钟声，表达着对亲人无限的思念；有的坚持在医院的各个工作岗位上，陪着病人度过除夕之夜。从前也对他们存在着诸多的误解，自从与在滨医工作的妻子相识后，数不清的除夕夜，大年初一她都是在医院度过的，便对这一行业产生了深深地崇敬。

在此，让我们献上对他们深深地祝福，祝他们在新的的一年里工作顺利、阖家幸福。

虽然坦桑尼亚仍是炎热的天气，援坦医生朱建波他们仍然按照传统的习俗，在大年三十这一天为医疗队所在的房屋贴上了春联。“这幅春联可是花了六十多块钱从北京买来的，木索马独一份！”朱建波带着兴奋的语气向记者讲述着在坦桑尼亚准备春节的情形。

兴奋劲儿过去后，朱建波告诉记者，尽管拼命让自己装得坦然自若，但新年来临还是在院子里守候着。虽然过年了却没有以往的兴奋和忙碌感，异国的蕉林椰雨再美也不像过年。记忆中的过年是白雪飘飘，鞭炮声不断，而不应该是穿着薄薄的T恤衫，摇着折扇；应该是在拜年的路上哈口热气暖暖冻红的手指，教儿子怎么给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磕头，“可是木索马没鞭炮声，也没有购物场所，大白天看春节晚会，傍晚时分就‘一夜连双岁’，所以尽管坦桑尼亚有1月30日，却感觉

不是大年三十，在木索马医疗队驻地，这一天，让我们一起想家！”

“想啥呢？黄队开始想家了！”同事的话把朱建波一下扯回了木索马圣诞树下。医疗队的黄队长年近50岁，来坦桑已经四年了，头上的好多白发都是在木索马染白的，他已经是第四次坐在圣诞树下想家了。“想家吗？女儿已经在上海定居了，妻子大多时间都在坦桑陪着，家的意义只是国内的免费旅馆了，但是还是想，想起在遥远的沂蒙山村故去的父母。”在叹息和感慨中黄队告诉这些年轻的医生们行孝要趁早，他在医学界打拼20多年，过去总觉得日子过得还不够好，等过几年再好好孝顺父母吧。“等到终于觉得条件成熟了，父母却想不到城里居住，就在村里为他们盖了5间大瓦房，可是父母没住一年半载就相继离世了。”这些话让医疗队员们都

想到了万里外的父母。队员洪星的父母都是70岁的老人了，他们这样的年龄让小儿子去往万里外两年，需要下多大的决心。在与父母的视频中，二老说的最多的话就是问吃饭了吗，吃饱了吗，别疼钱。就是这样的淳朴，二老表达了最直接的母子情，那一份儿走万里母担忧！

队员高峰家双方父母身体都不好，几月前又新添女儿，可是视频中老人们从不说家里有多难，从不说岳母的腿疼得走不动，说的最多的就是孩子多可爱，安心工作，不要担心家里。高峰也只能装作不知道，知道又帮不上忙，一着急耽误工作，反而让家里的父母更担心。“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奇怪的一幕，天天视频，天天互相说好，好像一来坦桑，孩子也不感冒，父母的身体也健壮了。”朱建波无奈地笑着说，装着心酸说幸福，坦桑真的很锻炼人啊！

朱建波的父母每天视频都是唠叨着儿子要吃好喝好，问了一百遍这边冷不冷，有被子吗。“我母亲怎么也不相信坦桑会没有冬天，直到我摇折扇，她才半信半疑，但是仍不忘嘱咐晚上一定得盖毯子。”朱建波说。进入腊月，朱建波的母亲在视频的时候抹眼泪的次数逐渐增加。过了腊月二十，母亲就告诉他不再视频了，因为实在受不了儿子一个人在外过年。

朱建波在国内的朋友年前和他聊天时说，在想除夕晚上他会不会哭。朱建波笑着说，绝对不会，就算是在火星过年也不会哭，“朋友就说我装，其实哭了他们也不会笑话我。此时此刻新年的钟声敲响，国内想必已经鞭炮声声了，我固然思念家人，家乡的亲人也一定更挂念飘荡的游子。撕下伪装吧，木索马不排斥眼泪，我想说我很想家，我哭了……”

除夕夜，他们在医院度过

本报记者 阙乐乐

除夕那天，天一抹黑就不断有了鞭炮声，除夕、新年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，但有些人却不能享受节日的欢愉。

除夕晚6点左右，记者来到了章丘市人民医院。院子里的车辆明显少了，也没有了往日的熙攘声吵，“能走的都回去过年了，留下的就是出不了院的了。”门卫师傅告诉记者。

刚一走进骨关节、介入病房，记者就看到一位五旬左右的老人独自在走廊里练习走路。当问及今晚除夕要怎么过时，老人说：“除夕我也要做复健，因为我希望能尽快好起来，不拖累家人。”护士站的护士告诉记者，过年期间，不少复健病人更急于康复，仍然在医院治疗，复健门诊和针灸门诊每天都为他们开放。

记者随意去到一间病房，严

女士和丈夫儿子正在吃水饺。严女士的丈夫告诉记者，年前严女士打工时被坠落的玻璃砸中头部，导致脑部淤血，身体右侧不能动弹。“治疗了一段时间，现在淤血已经没有了，就剩复健了。今年是第一次全家在医院过年。”问及正在吃的水饺，严女士的儿子掏出餐票说：“除夕可以免费领一斤水饺。明天初一，病号也有一天免费的餐点。”

与严女士同病房的毕女士

一直站在墙边，见记者来到病房，毕女士有些激动，挣扎着从嘴里挤出几个字。毕女士丈夫解释道，“她在问你吃饺子了吗。”毕女士的病是血栓导致的，现在说不清楚话，右肢体不行。“医生让多站，多用右腿支撑，这不吃完饭没多久自己就要求站着了。”毕女士丈夫抹了下眼睛，笑着说，“既然都这样了，也没啥过年不过年的了，就愿她能快点好就行。”